

反老化的身体： 社区老年教育机构中老年群体学习障碍分析

——基于福柯的装置理论视角

□ 戴静琳

摘要：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老年教育成为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的重要途径。尽管公共资源投入不断增加，老年教育的参与率长期低迷。通过对 6 所社区老年大学的田野调查发现，低参与率的关键原因在于老年教育装置塑造了一种以年轻化、规范化和信息化为标准的“反老化身体”。这一理想的学习者形象不仅将那些未符合标准的老年群体排除在外，还产生了一种新型的老龄歧视。因此，承认老年群体的多样性及衰老的自然过程，理解“真实的老化身体”尤为必要。老年教育亟须通过推动课程个性化与多样化、降低技术门槛、消除隐性排斥机制，真正促进老年友好型社会的建设。

关键词：装置理论；老年教育；老化身体；数字鸿沟；老年友好型社会

收稿日期：2025-03-26 **DOI:**10.13425/j.cnki.jjou.2025.04.011

作者简介：戴静琳，兰州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马来西亚理科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老年教育、老龄政策

基金项目：2024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共同富裕背景下山区老年健康扶贫路径与机制研究”（24YJC840004）；2022 年度兰州交通大学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信息技术在高校思政课中的应用研究”（2022037）

退休后成为一名学习者已成为一种新的社会风尚。通过主动呈现积极的“学习身体”，老年人得以在社交中展示充满活力的个人形象，挑战传统社会对老年“衰弱”与“依赖”的刻板印象。^[1]这一变化不仅体现于个体实践，从文化层面看，晚年学习也是 20 世纪 60 年代倡导青春、美丽、个人选择与自我表达的社会文化运动在老年阶段的延续。^[2]

这一“成长而非衰老”的晚年学习理念，也在国家宏观政策层面得到明确回应。自 21 世纪初我国步入老龄化社会以来，老年教育逐渐成为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提升老年群体福祉的重要措施。2019 年颁布的《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中将老年教育确定为实现老年友好型社会的

关键路径之一。^[3]2022 年，《“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提出在城乡社区普遍开展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教育培训，以解决“数字鸿沟”难题，营造老年友好型社会环境。^[4]2024 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再次强调丰富老年人文体服务对经济发展与老年福祉提升的双重意义。^[5]国际机构也通过积极老龄化的政策话语，将老年教育视为实现高质量晚年生活的重要途径。^[6-7]

尽管老年教育发展迅速，但老年人参与率持续低迷。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19 年，全国共有 7.6 万所老年学习机构，约 1 300 万学习者，老年教育参与率仅为 5.2%。^[8]2021 年，有 94.3% 的老年人参加

了不同类型的日常休闲活动,其中看电视或听广播比例高达88.6%,读书、看报仅占23.9%。^[9]这与2016年《老年教育发展规划(2016—2020年)》提出的到2020年“以各种形式经常性参与教育活动的老年人占老年人口总数的比例达到20%以上”^[10]的参与目标相差较大。与此类似,欧洲国家65岁以上老年群体的文化活动参与率也明显下降,收入低、教育程度较低或健康状况欠佳的老年群体参与率更低。^[11-13]

传统研究采用西方成人教育理论,倾向于将低参与率归因于结构性障碍或个体差异。不同于这一视角,福柯(Foucault)的装置理论(Apparatus/Deployment Theory)关注老年教育低参与率背后的隐性排斥机制。通过塑造一种理想的“反老化身体”,老年教育活动在不经意间产生了具有文化合法性的老龄歧视,阻碍了特定老年群体的学习参与,进一步限制了老年友好型社会的包容性与可持续建设。基于此,研究将围绕以下三个问题展开:其一,老年教育装置如何界定学习者的资格与身体规范?其二,这些标准如何在实践中生成新的排斥机制?其三,在识别排斥机制的基础上,如何重构更具包容性的老年教育制度,从而实现老年友好型社会的治理目标?

一、从装置出发理解学习障碍

探究老年人不参与学习的原因,比分析其参与动机更复杂。作为福柯理论体系的重要概念之一,装置理论超越先前“知识型”(Episteme)的局限,更强调非话语与话语实践之间的动态交织,为理解现代机构运行的复杂性提供了重要工具。^[14]¹⁹⁶尽管福柯的装置理论框架为理解学习障碍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15-16],学界尚未将其系统地应用于老年教育研究领域。

(一) 装置理论与老年教育

福柯将“装置”定义为一个异质的集合,包括了“话语、制度、建筑形式、监管决策、法律、行政措施、科学声明、哲学、道德和慈善主张组成的完全异质的集合——简而言之,包括言说的和未言说的一切”^[14]¹⁹⁴。装置始终服务于特定历史情境中的治理目的,其核心特征是知识与权力的相互交织。^[17]近年来,装置概念被应用于不同社会实践研究,揭示出制度如何持续再生产权力关系,并重新定义主体性。^[18-19]在这一概念下,老年教育

作为一种制度实践形式,呈现出典型的装置特征。它通过设施(如校舍和教室)、组织安排(如课程、时间表、人员安排)、学习氛围及未被言明的行为规范,规定了谁有资格成为学习者,以及谁是沉默的他者。

已有研究开始关注老年教育运行的复杂机制。哈希姆(Hachem)和福尔摩沙(Formosa)指出,学习障碍源于学习者、教师与管理者在教育情境中的相互作用与行为规范。^[20]何思颖等人也发现,学习者面临的心理压力与外部障碍,需要制度整体效能改善才能缓解。换言之,学习障碍本质上源于社会分类机制造成的社会排斥。^[21-23]这一观点挑战了传统理论对学习障碍结构性(经济、制度条件)与非结构性(个体动机、兴趣)的二元划分。^[24-29]传统理论假设学习动机为个体内在本能,只要消除外部障碍便可自然提升参与率。^[22]装置理论则强调,即便消除外在障碍,制度运行过程中内含的隐性排斥机制依然存在。

(二) 装置的微观动态

装置并非静止,功能性过度决定(Functional Overdetermination)和战略性演化(Strategic Elaboration)是装置运行中的两个重要时刻。功能性过度决定是指,装置所囊括的异质性元素在运行过程中产生共振或冲突,可能带来的完全不可预见的效果。如福柯所举的监狱,本意在于控制犯罪,却意外地产生了专业犯罪群体。^[14]¹⁹⁵当既定结构决定哪些主体被保留、哪些被边缘化或牺牲时,抵抗空间也由此产生。一些超出预期并挑战既定权力关系的偶然事件出现。类似的偶然事件也存在于老年群体日常实践中,如通过免费健康筛查规避消费导向治理。^[30]然而,装置不会任由偶然事件自由发展,它始终处于战略性演化过程中,对意外事件和负面后果进行重新解读、重新组织和重新利用。简言之,通过战略性演化,装置可以将原本潜在具有抵抗的偶然事件重新纳入治理体系之内。^[31]例如,研究发现老年人将“忙碌”作为生活质量的标准,将积极与活跃视为晚年生活的正确路径。^[32-33]

身体提供了一个观察和理解装置微观运行动态的重要切入点。正如福柯在《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中所述,身体不仅是需求和欲望的容器,更是一种既有生产性又受制于外部力量安排的能动性场域。^[34]在老年学研究中,

已有学者指出博物馆、电影院等文化机构通过对老年人的身体要求,如衣着得体与陪同人员要求,隐性地排斥了身体功能较弱或无照护者的老年人。^[23,35]医学知识则通过健康测量与数据治理,将老年身体的活力、脆弱和衰退等状态变为可评估的指标,使积极老龄化的治理标准具体化。^[16]综上,以装置为理论视角,以身体为分析切入点,有助于深入理解学习障碍形成的隐性机制。

二、社区老年教育机构的田野调查

老年教育机构并非传统意义上以学历教育为目的的现代大学,它更贴近米德温特(Midwinter)所提出的学习共同体(Learning Community)理念,即学习者因兴趣聚集,以追求知识与真理。^[36]这一非功利性的学习理念,与中国儒家传统教育理念“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所强调的德性修养与自我完善呼应。老年教育机构作为一种“社会文化中心”,在这里,“老年公民可以在宜人环境中,通过简单易行的方法,获取重要问题的新知识或验证他们已掌握的知识,目的是保持活力并参与社区生活”。^[37]

自1973年法国创建第一所老年大学以来^[38],老年教育机构形成了多种运营模式,主要包括:由高等教育机构或其附属机构管理的法国模式;基于老年人自组织群体的英国模式;为老年消费者提供定制教育服务的老龄企业模式。在我国,政府部门长期扮演老年教育机构设立者或指导者的角色。本文特别关注由基层直接管理、位于居民区内的社区老年教育机构。与由中层行政机关(如老干部局或高校)管理的老年教育机构相比,社区老年教育机构深入居民日常生活,能够与老年群体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系。从理论上讲,社区老年教育机构是推动老年友好型社区建设最广泛和最重要的载体。

在2023年2—9月、2024年9月—2025年2月期间,笔者在深圳和兰州的6个社区老年教育机构开展了田野调查。采用半结构访谈、直接观察、参与式观察等形式,搜集文本材料,为确保研究方法上的三角验证,对17名学习者、8名工作人员和7名教师,共32位受访人进行了深度访谈。除此之外,文本资料还包括6所机构的招生宣传册、政府网站的政策文件和其他相关资料。数据分析方法借鉴了福柯的话语分析方法^[39],以

及科宾(Corbin)与施特劳斯(Strauss)的扎根理论^[40]。本研究全程遵循道德考量,并使用匿名以保护参与者及学习机构的隐私。

三、反老化身体的形成

BY老年大学的招生宣传提出:“为丰富退休生活,共同营造‘老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良好氛围,让更多老年朋友书写美好晚年生活。”然而,并非所有老年人都能顺利获得老年大学学员的身份。进入老年大学需要老年人具备一种特定的身体规范,具体表现为:(1)身体与认知上的“年轻化”;(2)社会与经济地位上的“规范化”;(3)技术能力上的“信息化”。这一理想化老年形象不仅涉及生物特征的重塑,还嵌入社会身份与技术能力的再定义。

(一)年轻化的身体

“这不是养老院”,FQ老年大学的工作人员孙先生在介绍招生标准时如此强调。调查的6所机构均在招生宣传册中设定了年龄限制(通常为50—80岁),并要求潜在学习者具有良好的身心健康状态。其中,4所机构还进一步要求学习者在报名时做出积极学习态度的承诺。这种对身心年轻化的入学要求并非空穴来风。老年医学观点强调,耗费精力的活动并不适宜年长的身体,这一观点自然延伸至老年教育机构。例如,NY老年大学禁止68岁以上人士参加舞蹈和体育课程,GK老年大学不允许70岁以上人士参加模特走秀课程,FQ机构的工作人员委婉表示不建议那些患有严重高血压、心脏病和其他相关医疗史的老年人注册。学习机构依据医学知识确立了参与学习的标准身体:相对年轻且健康,而其他身体状况则被归类为“不适合”学习。

年轻化的标准并非完全取决于年龄,更重要的是展现出积极的学习状态。“我们欢迎任何老年人,即使他们有些疾病,老人总有些小毛病。”GK老年大学的管理者蔡女士在访谈中说道,“只要他们愿意学习”。后半句话巧妙地暗示了一个限定条件:只有那些表现出学习意愿、能够坚持学习的老人才受到学习机构欢迎。换言之,除了身体健康外,学习机构还期待学习者对学习态度的承诺,这种期待通过“坚持”和“积极参与”等词语表达出来。

多数学习机构采用签署安全责任书形式确保

年轻化标准的落实。所调研的 4 所机构要求老年人或其家人签署个人安全责任书,明确机构的责任范围,并将潜在健康风险转移至学习者及其家庭。责任书委婉提醒老年人及其家属:照护老人的责任不在机构,老年人及其家庭才是自我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因此,老年人若想参与学习,需要表现出独立自主、不增加机构负担的能力。正如 FQ 老年大学的工作人员孙先生所说:“我不担心叔叔阿姨(的身体状况),这不是养老院。来这里的老人都很健康,甚至看起来比年轻人还年轻。”

与此同时,老年学习者也倾向于主动展示自己的健康状况和坚持学习的决心。调研中,一些学习者的年龄超过 80 岁,但表现出良好的身体素质和活力,强化了“不老”的理想学习者形象。于叔谈到自身学习态度时说:“下雨我也会来。一旦开始,就不能半途而废。”在这种氛围中,坚持学习成为一种道德要求,坚持象征成功,而放弃则是失败。

然而,老年人对学习的道德承诺并非始终如一。田野调查发现,老年人的学习态度往往取决于自身状况。64 岁的荣叔是 GK 老年大学书法班的学员,认为学习是为了心情愉悦,而不是坚持学习本身。当提及是否遵守机构规则时,荣叔说:“他们(机构)存在是为了服务我们。适应我是他们的责任,而不是要我适应他们。”荣叔代表了具有丰富阅历的老年人在看待学习机构规则时的态度,既不支持也不反对,而是利用其为自身需求服务。

老年人在学习机构中采取双重策略:入学时积极展示活力与热情,以符合机构的期待;学习过程中,则会根据个人需求,灵活调整对规则的接受度。当身体不适或教学内容难度较大时,他们往往直接提出抗议或调整要求,借助机构“服务使命”的宣传话语,以及社会对老年群体的传统印象,以实现自身的需求。

尽管这种双重策略客观上为老年人自然老化的身体争取了空间,但不太老的身体仍然是学习机构筛选学习者的首要门槛。实际上,社区老年教育机构还进一步运用社会与经济地位作为衡量标准,以界定学习者是否具备一种更微妙、更具社会意味的规范化身体。

(二) 规范化的身体

要进入社区老年教育机构,老年人不仅需要拥有不太老的身体,还需要具备一种规范化的社

会性身体。这种规范性要求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正式就业退休经历,二是在社区教育机构范围内的合法居住状态。前者关联个人的就业历史与经济地位,后者则涉及空间治理与居住合法性,这两方面都是国家围绕单位体制与户籍制度长期建构的人口治理策略。^[41]作为政府对人口流动与资源分配的管理,人口治理策略不仅决定着个人的工作和生活,还影响着获取住房、医疗、教育和社会福利的渠道。进入老龄化社会后,这套治理体系进一步延伸,成为筛选理想学习主体的重要标准。

其一,退休前的工作单位作为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发挥过滤器作用。所调研的 4 所机构中,招生对象明确要求为退休人员,并要求申请者提供退休前的工作单位信息。负责学员信息管理的蔡女士解释这是为了“了解学习者(之前的经历),组织更适合老年人的活动”。在教学设计中,学员的职业背景与生活经验被视为课程安排的重要参考变量,以期实现教学内容与学习者背景的匹配。

这种看似合理化的教学逻辑,掩盖了其潜在的排他性。要求提供退休前工作单位,事实上无意中边缘化了那些缺乏稳定就业经历的老年群体。老年人的经济安全和社会地位与退休前的职业密切相关。通常,来自政府机构和国有企业退休人员比来自私营企业的人享有更高的养老金收入和社保待遇。^[42]尽管受访的工作人员表示那些没有稳定工作的老年人也可以参与学习,可由经济与社会地位所带来的微妙差距足以让这些老年人感受到迈入大学门槛的压力。

筛选机制总体上强化了社会分层,但田野调查发现,偶然性事件依然存在。初中学历的金阿姨,四十多岁时因为缺乏专业技能而下岗。为谋生,她在 SP 社区老年大学旁摆摊卖早餐。在摆摊时,她常常跟着红玫瑰班级飘出的旋律哼唱。班长刘阿姨注意到她的举动后热情邀请她参加学习,从此金阿姨成为红玫瑰的一员。

自迈入老年大学,金阿姨便成为晚年学习装置中的一个偶然事件。初来乍到,她确实感受到不适与排斥。然而,她很快理解了游戏规则。热情且乐于助人的性格令她成为班级中不可或缺的一员,金阿姨逐渐编织起一张人际网。老年大学的学员不仅成为她的好姐妹,也是她早餐摊的常

客。即便在以规范化标准筛选主体的教育装置中,偶然事件依然可能打破常规,创造包容空间。

其二,居住要求是社区老年教育机构中的筛选工具之一。理解这一规定,需将其置于中国户籍制度演变的脉络下。虽然近年来户口限制有所松动,但流动人口在实际获得教育、医疗等属地社会服务上仍面临制度性障碍。入学注册过程中,学习者需提交户口本、房产证、租赁协议或由派出所出具的长期居住证明,以证明居住状态稳定。

合法的居住身份不仅意味着行政规范上的认可,更带来了一种心理上的归属感与正当性。这种感受是老年人自信迈进老年大学之门、向学习机构提出各种学习需求的重要心理支撑。以金阿姨为例,她居住在国企厂遗留的老小区,并拥有个人房产,她的合法居住身份使她能够顺利注册并融入学习机构,进一步增强了她在学习机构中的归属感。

学习机构对稳定居住者的偏好,与其日常工作逻辑密切相关。通常,学习机构会在新学期前制定工作计划,并期待学习者能够稳定参加每一次的教学安排直至期末。同时,机构还会在特定节日举办各类活动,这些都需要学习者积极参与配合。因此,机构更倾向招收那些长期居住在辖区内、可预测性强的老年人。

这一标准暗示那些流动老人,并非学习机构所期待的理想学习者。流动老人多来自农村,以照顾孙辈为目的迁入城市。现有研究发现,这类老年群体首先承担体力上的辛劳,加之离开故土,心理上也普遍孤独。不仅如此,研究发现,离开农村老家的“老漂族”在日常生活中对子女供养的依赖更为显著,而当前全国养老保障和医保制度难以充分发挥作用,进一步加剧了其在城市中的养老困境。^[43-44]理论上,流动老人可以通过提交如租赁合同或子女房产证等材料申请长期居住证明。然而,由于他们迁入城市的直接目的多为照顾孙辈,加之身份认同与对行政流程的陌生,多数人缺乏申请长期居住证明的意愿,被系统性地排除在社区老年教育空间之外。

(三)信息化的身体

在社区老年教育机构中,晚年学习者还须具备一定程度的信息获取能力,尤其是基本的数字信息技能。因为入学和学习过程中的大部分操作流程都需要通过手机来完成。理论上,入学信息

等应当传递至辖区内所有老年群体,但在实际操作中难以实现。机构员工的精力有限,不可能向辖区内老人逐一宣传。招生信息主要依赖官方网站、微信账号和校内公告栏发布。

NJ老年大学的做法颇具代表性。在新学期开始前一周,机构通过微信平台发布入学详情,报名者需扫描网页中的二维码获取课程描述与时间安排。注册时,老年人必须亲自到校,携带身份证及其他必要材料。营养班的黄老师告诉笔者,各课程名额有限,例如营养班30人、舞蹈班25人、太极班20人,报名名额“一座难求,基本一个上午就被抢空了”。

对于信息技术的要求,已获得学习者身份的老年人展示出一种紧跟时代发展的自信。67岁的声乐班学员张阿姨强调:“(我们)必须会用智能手机。现在是信息时代,如果跟不上这些技术,就会被淘汰。”当笔者询问老年学习者使用智能手机是否遇到困难时,她自信回应:“困难本来就是用来克服的。只要你愿意学习,没有什么是掌握不了的。那些说太难或记不住的人,不过是为自己的懒惰找借口罢了。”在这些叙述中,数字技能不仅作为一种要求出现,更被赋予了道德意义,成为区分勤勉与懒惰、自律与失范的象征。

尽管政府推动解决老年人数字鸿沟,但在具体实践中,这种能力被道德化,进而边缘化了那些尚未掌握数字技能的老年群体。这与福柯所描述的现代治理实践类似,即通过制度性分类区分正常与异常、健康与疾病、守法与犯罪,从而对不同主体赋予道德与价值标签。^[20]客观上,那些缺乏数字技术能力的老年人更需要获得教育资源与支持,却被排除在老年大学之外。而且这种现象并未引发充分的公共关注,学习机构在实际操作中未有效回应信息技术获取障碍这一问题,反而将其简化为个人意愿和努力的缺失。

然而,研究发现老学员可以突破信息技术的入学规定,他们在注册过程中普遍享有优先权。朱阿姨是太极班的老学员,这已是她连续第三个学期参加学习。老师会在新学期正式报名前主动询问老学员是否继续报名,有意续班的老学员可以直接保留名额,仅将少量空缺对新学员开放。老学员还可以凭借信息优势,为身边的朋友争取入学机会。张阿姨对这一现象解释道:“我们更愿意和聊得来的朋友一起学习。”老学员的学习

身份形成了另一种偶然性事件,在这一过程中,学习社群自然形成了基于熟人关系的小型凝聚团体,巩固了既有学习群体。

综上所述,晚年学习者必须同时满足身心健康、规范化社会身份与信息素养三重标准,才能顺利进入社区老年教育机构。这套标准不仅塑造了理想学习主体的轮廓,也通过隐性筛选机制,持续地决定了谁能被纳入晚年学习空间,谁被排除在外。

四、一种新型的老龄歧视

“看,你能相信她已经 75 岁了吗?”智能手机班的郑老师指向一位坐在前排的学员说道:“她的精力比我还好!”学员微笑回应,显然因被区分于传统老龄形象而感到愉悦。令人深思的是,这些学习机构并未质疑这类关于“不老神话”的叙事,反而主动地营造一个拒绝衰与弱的学习氛围,有意无意地强化了老年偏见。

老龄歧视存在于日常学习的全过程中,即“日常的微歧视”,表现在诸如:“我简直不敢相信你已经退休了!”“你真聪明,我说一次你就记住了!”“你画得真漂亮,比我还好!”等表面赞美中。这些话语实际上代表了装置的战略性功能:通过赞美老年学习者展现出的身心年轻化效果,强化学习对抗衰老的正向叙事,从而进一步宣传和维持学习机构的正面形象。

在田野调查中,FQ 老年大学甚至将机构更名为“中老年大学”,并在官方宣传材料中添加了“女神姐姐”和“美丽与优雅永不过时”等措辞,努力营造一种年轻、活力的学习环境。通过精心安排各种年轻化元素的实践,老年教育机构创造出“不老神话”,以展示教育带来的积极变化。然而,这种策略无意中形成了新型老龄歧视:通过赞美那些符合年轻化标准的老年身体,将不符合标准的老年人排除在理想学习者之外。

值得注意的是,老年学习者并非被动接受这一积极老龄叙事。相反,他们在既有权力框架内采取了双重策略:一方面,在公开场合中主动展现反老化身份,以获取学习美德与社会赞誉;另一方面,在私下场域中承认自然老化的身体局限,并在需要时动用国家关于优待老年人的政策话语争取额外便利。这种灵活运用身体表演与政策资源的方式,体现了老年学习者在规训与抵抗之间创造

出的主体性空间。

老年学习者的双重策略揭示了老年教育装置中权力运作的复杂性。老年教育的战略性目的并非通过刚性压制实现,而是通过灵活适应、同化抵抗、激发自我规训欲望来有效运作。反老化身体不仅是通过外部排除机制构建的,更是通过生产那些以活力和成功为道德价值自我证明的。

基于此,亟须重新审视现有老年教育装置的运行逻辑,反思其在制度与文化层面所内嵌的排斥机制。如何打破这些隐性的障碍,重构一个能够真正接纳多样化、体现真实老龄化经验的教育体系,成为推动老年友好型社会走向包容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议题。

五、走向“真实的老化身体”

随着老年教育被纳入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体系,并伴随公共资源的持续投入,晚年学习不再仅仅是私人事务,而逐渐成为老年人获取基本技能和融入社会的重要渠道。由此,不参与学习的老年群体可能逐步陷入资源分配与社会认可的劣势地位。通过对老年教育装置的深入分析,老年教育推动了老年群体的自我价值与社会参与,挑战了传统文化中关于老年“衰弱”与“依赖”的刻板印象。然而,与此同时,老年教育在运行中产生了“反老化身体”这一特定的制度,即一种自然、生理、社会与技术因素交织而成的理想化身体标准。这一标准通过推崇年轻化晚年学习者的形象,强化了对衰老的排斥,在不自觉中产生了一种新型的老龄歧视,这与国际组织和政府部门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理念产生明显张力。从老年友好型社会出发,有必要超越现有的反老化身体观念,承认老年群体的多样性与衰老的自然性。

正是基于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提出“真实的老化身体”理念显得尤为必要。真实的老化身体不仅仅是一种生理状态,更是个体持续学习、社会参与与意义建构的综合体现。^[45]这一概念强调生理衰老的必然性、与社会实践的持续性共存,旨在消解单一化身体标准带来的排斥性后果,推动包容性教育的实现。

围绕真实的老化身体理念,老年教育机构的改革应在三个维度上展开:一是个体维度,应建立多样化的课程体系,适配不同身体能力与学习需求,摒弃设立最低标准的做法;二是社会维度,应

取消基于退休前工作经验或居住身份为基础的筛选模式,真正实现教育机会的普遍可及;三是信息维度,应开发多渠道、低门槛的信息传播方式,减少对高阶数字技能的过度依赖,降低信息壁垒。

老年教育通过战略性分类与筛选,塑造并巩固了一种理想化的晚年学习者形象。这种“反老

化身体”不仅体现为对老年人身体健康与活力的要求,更深刻地延伸到对其社会角色的规范和对数字技术能力的隐性期待。批判性分析老年教育装置的运作机制,能够为重新思考和设计更具包容性的老年教育政策提供理论基础与实践启示,从而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包容性的实现。

参考文献:

- [1] Formosa M. Concluding Remarks and Reflections[M]//Formosa M. The University of the Third Age and Active Ageing: European and Asian-Pacific Perspectives. Msida:Springer,2019:259-272.
- [2] 阿伦森. 银发世代:重新定义老年、反思医疗体系、重构老年生活[M]. 蒋一琦,张光磊,周哲,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22:326.
- [3]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人就《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答记者问[EB/OL]. (2019-11-22)[2025-03-28]. https://www.gov.cn/zhengce/2019-11/22/content_5454389.htm.
- [4] 国务院. 关于印发“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的通知[EB/OL]. (2022-02-21)[2025-03-28].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2-02/21/content_5674844.htm.
- [5]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EB/OL]. (2024-01-15)[2025-03-28].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401/content_6926088.htm.
- [6] Faber P. Active Ageing: A Policy Framework in Response to the Longevity Revolution[R]. Rio de Janeiro:International Longevity Centre Brazil,2015.
- [7] 世界卫生组织. 全球老年友好城市:指南[M]. 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出版社,2007:30-34.
- [8] 本书编委会. 中国老年教育发展研究报告(2018—2020)[M].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21:9.
- [9] 第五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基本数据公报[R/OL]. (2024-10-17)[2025-03-28]. <http://www.crca.cn/images/20241017wdsjgb.pdf>.
- [10]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印发老年教育发展规划(2016—2020年)的通知[EB/OL]. (2016-10-19)[2025-03-28].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16-10/19/content_5121344.htm.
- [11] Falk M,Katz-gerro T. Cultural Participation in Europe:Can We Identify Common Determinants? [J]. Journal of Cultural Economics,2016,40(2):127-162.
- [12] Hallmann K,Artime C M,Breuer C,et al. Leisure Participation:Modelling the Decision to Engage in Sports and Culture [J]. Journal of Cultural Economics,2017,41(4):467-487.
- [13] Jivraj S,Nazroo J,Barnes M. Short and Long-term Determinants of Social Detachment in Later Life[J]. Ageing and Society,2016,36(5):924-945.
- [14] Foucault M. The Confession of the Flesh[M]. //Gordon C. Power/Knowledge: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 Trans. Gordon C,Marshall L,Mephram J,et al. New York:The Harvester Press,1980.
- [15] 胡梦圆. 社会治理机制中的终身学习:《福柯与终身学习:主体治理》评析[J]. 终身教育研究,2022(4):25-31.
- [16] Katz S. Disciplining Old Age:The Formation of Gerontological Knowledge[M]. Charlottesville: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1996:7-8.
- [17] Agamben G. What is an Apparatus? [M]//Agamben G. What Is an Apparatus? and Other Essays. Trans. Kishik D,Pedatella S.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1-24.
- [18] Simons M,Olssen M. The School and Learning Apparatus[M]//Osberg D,Biesta G. Complexity Theory and the Politics of Education. Rotterdam:Sense Publishers,2010:79-92.
- [19] Thierman S. Apparatuses of Animality:Foucault Goes to a Slaughterhouse[J]. Foucault Studies,2010,9(1):89-110.
- [20] Hachem H,Formosa M. Barriers to Learning at a U3A in Lebanon:A Structurationist Perspectiv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pulation Studies,2023,9(3):1-14.
- [21] 何思颖,何光全,臧娜. 成人终身学习社会支持:现状、问题及对策[J]. 终身教育研究,2024(5):69-79.
- [22] Ahl H. Motivation in Adult Education:A Problem Solver or a Euphemism for Direction and Control? [J]. International

- Journal of Lifelong Education, 2006, 25(4): 385-405.
- [23] Gallistl V, Parisot V. Orchestrating Ageing-A Field Approach Towards Cultural Disengagement in Later Lif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eing and Later Life, 2022, 16(2): 11-32.
- [24] Finsden B, Formosa M. Lifelong Learning in Later Life: A Handbook on Older Adult Learning[M]. Rotterdam: Sense Publishers, 2011: 117-130.
- [25] Formosa M. Older Adult Education in a Maltese University of the Third Age: A Critical Perspective[J]. Education and Ageing, 2000, 15(3): 35-39.
- [26] Formosa M. "Why Doesn't This Feel Inclusive?" A Feminist Poststructuralist Study of Older Women Learners[J]. Global Lifelong Learning, 2021, 1(2): 15-35.
- [27] Chen L, Wang S. Seniors' Demographic Correlates for Motivations to Enroll in Degree-conferring Programs in Universities[J]. Educational Gerontology, 2016, 42(6): 431-442.
- [28] Kim A, Merriam S B. Motivations for Learning Among Older Adults in a Learning in Retirement Institute[J]. Educational Gerontology, 2004, 30(6): 441-455.
- [29] Xiong J, Zuo M. Older Adults' Learning Motivations in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J]. Educational Gerontology, 2019, 45(2): 82-93.
- [30] Sun W. Regimes of Healthy Living: the Reality of Ageing in Urban China and the Cultivation of New Normative Subjects[J]. Journal of Consumer Culture, 2016, 6(3): 908-925.
- [31] Hardy N. Alea Capta Est: Foucault's Dispositif and Capturing Chance[J]. Foucault Studies, 2015, 19(special issue): 191-216.
- [32] Katz S. Cultural Aging: Life Course, Lifestyle, and Senior Worlds[M]. Toronto: Broadview, 2005: 121-139.
- [33] Marhánková J H. Leisure in Old Age: Disciplinary Practices Surrounding the Discourse of Active Ageing[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eing and Later Life, 2011, 6(1): 5-32.
- [34] 福柯. 规训与惩罚: 监狱的诞生[M]. 刘北成, 杨远婴,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 145-152.
- [35] Gallistl V. Cultural Exclusion in Old-age: A Social Exclusion Perspective on Cultural Practice in Later Life[M] // Walsh K, Scharf T, Regenmortel S, et al. Social Exclusion in Later Life. Cham: Springer, 2021: 259-274.
- [36] Midwinter E. Universities of the Third Age: The English Version[M] // Midwinter E. Mutual Aid Universities. New York: Routledge, 1984: 3-19.
- [37] Radcliffe D. The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of U3As[M] // Midwinter E. Mutual Aid Universities. New York: Routledge, 1984: 61-71.
- [38] 侯怀银, 杨茜文. "老年教育"解析[J]. 终身教育研究, 2024(3): 10-19.
- [39] Foucault M. The Discourse on Language[M] // Foucault M.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and the Discourse on Language. Trans. Sheridan Smith A M.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2: 215-238.
- [40] 科宾, 施特劳斯. 质性研究的基础: 形成扎根理论的程序与方法[M]. 朱光明, 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8: 169-287.
- [41] Jeffreys E, Sigley G. Governmentality, Governance and China[M] // Jeffreys E. China's Governmentalities: Governing Change, Changing Government.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17-49.
- [42] 吴玉韶. 中国城市老年人收入的性别差异研究[J]. 老龄科学研究, 2014(12): 12-25.
- [43] 许加明, 华学成. 流动的老年: "老漂族"的形成机制与多重角色困境[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5): 39-48.
- [44] 刘亚娜. 社区视角下老漂族社会融入困境及对策: 基于北京社区"北漂老人"的质性研究[J]. 社会保障研究, 2016(4): 34-43.
- [45] De Beauvoir S. The Coming of Age[M]. Trans. O' Brian Partick.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72: 543.

(下转第 93 页)

- rics Education, 2006, 26(2): 1-15.
- [35] Cerasoli C P, Alliger G M, Donsbach J S, et al. Antecedents and Outcomes of Informal Learning Behaviors: A Meta-analysis[J].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Psychology, 2018, 33(2): 203-230.
- [36] Livingstone D W. 2001. Adults' Informal Learning: Definitions, Findings, Gaps and Future Research. NALL Working Paper No 21.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EB/OL]. [2025-05-05]. <https://tspace.library.utoronto.ca/bitstream/1807/2735/2/21adultsinformallearning.pdf>.
- [37] Reisdorf B, Rhinesmith C. Digital Inclusion as a Core Component of Social Inclusion[J]. Social inclusion, 2020, 8(2): 132-137.
- [38] Fernández-Ardèvol M, Sawchuk K, Grenier L. Maintaining Connections: Octo- and nonagenarians on Digital "Use and Non-use"[J]. Nordicom Review, 2017, 38(s1): 39-51.
- [39] 屈曼祺, 李宝敏, 李家成, 等. 数智时代老年人数字素养现状调查与提升建议: 以上海市 10925 份样本为例[J]. 终身教育研究, 2025(2): 65-72, 97.

On the Learning Participation of Middle-aged and Elderly Adul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Inclusion

Chen Lu/Guangzhou University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inclusion,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ith 110 middle-aged and elderly adults who have quit the labor market reveal that their participation in formal, non-formal, and informal learning activities exhibits distinct motivations and characteristics, with content preferences. Different types of learning activities play varied roles in promoting social inclusion, and they are also constrained by factors such as unequal resource distribution, insufficient standardization of learning content, and media preferences among the middle-aged and elderly adult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ducation system for the aged should consider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iddle-aged and elderly learners, as well as their established learning habits, to promote educational, community, and digital inclusion.

Key words: social inclusion; formal learning; non-formal learning; informal learning; education for the aged; middle-aged and elderly adults learning

责任编辑 刘家萍

(上接第 83 页)

The Anti-Aging Body: A Foucauldian Study of the Apparatus on Learning Barriers among Older Adults in Community Education Institutions

Dai Jinglin/Lanzhou Jiaotong University

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ng aging population, elderly education has become a crucial pathway to enhance the quality of life for older adults and building an age-friendly society. Despite increasing public resource allocation, participation rates in elderly education remain persistently low. Field research conducted across six community universities for the elderly reveals that the core issue lies in how elderly education apparatuses construct an "anti-aging body" ideal-one that privileges youthfulness, standardization, and digital literacy as normative benchmarks. This idealized learner image not only excludes older adults who fail to meet these criteria but also perpetuates a new form of ageism. It is therefore essential to recognize the diversity of aging experiences and embrace the natural process of growing old by understanding "authentic aging bodies". To genuinely advance age-friendly societal development, elderly education must urgently implement reforms through: personalized and diversified curricula, lowered technological barriers, elimination of implicit exclusion mechanisms.

Key words: apparatus theory; elderly education; aging body; digital divide; age-friendly society

责任编辑 凌霄